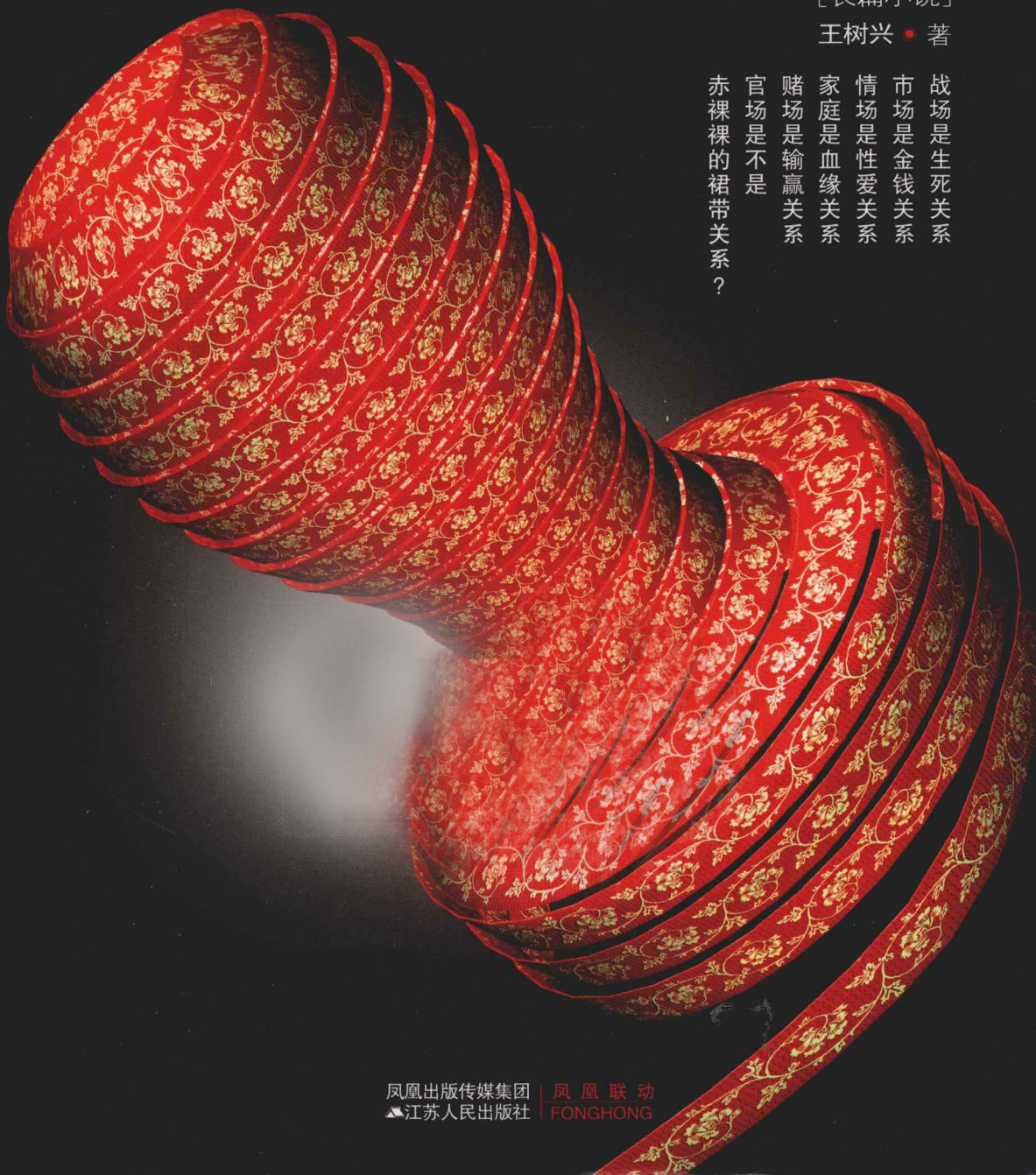


裙带关系

[长篇小说]

王树兴 · 著

战场是生死关系
市场是金钱关系
情场是性爱关系
家庭是血缘关系
赌场是输赢关系
官场是不是
赤裸裸的裙带关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长篇小说〕

裙带关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 凰 联 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裙带关系 /王树兴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4-06734-0
I. ①裙…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1670号

书 名 裙带关系
著 者 王树兴
责任编辑 丁嫣霞
特约编辑 李 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45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734-0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001 >> 第一章 夫荣妻贵

姜松岩被空降到Z省做副省长，虽为副手但没有人会不顾忌他，谁都知道他比别的副省长更能做主。夫人苏可可衣锦还乡，不过她回老家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另有所图。

018 >> 第二章 推荐乡党

“老乡”往往是拉拢政治关系的前提，对于姜松岩而言，何时拉拢、何时接受、何时避而不谈，他深谙其道。姜松岩到任后的第一次私人饭局竟是他的前任李盛文请的，这顿饭吃得可并不轻松。

034 >> 第三章 恩师领导

对姜松岩仕途影响最大的不是求学过程，也不是他在平江市环保局工作的经历，而是他在仕途生涯中遇到的两个“贵人”：一个是夏中天，另一个是龚老。

045 >> 第四章 权贵有种

为官的不能只看权钱关系而忽略权权关系，毕竟权力在当今社会虽不世袭却是衍生的。像柯易平这样站在地面上的人，要想往高处拔，不能只看纵深里的高度差。这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宽阔视野的重要性，体会不到左右逢源横向编织网络可以帮他发展的高妙。

060 >> 第五章 幕后推手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关键时需要有人在背后推你一把，但你无法预料这一推之后，你将走向何方。平头公务员柯易平在回家探亲的路上突然听到叶弘这样跟他说，“回云阳市才是你的出路。”他听得一头雾水，更不知道上天即将给他安排的大好机会就要来了。

086 >> 第六章 官场圈子

官场是个复杂的圈子，人们都说在这里，要先选对圈子、找准位子。可叱咤风云的席鸣一偏偏不吃这一套，我行我素不说，还搞起了“闹选”。不过，接下来的很多难题却摆在了他面前。

101 >> 第七章 另类干部

姜松岩这个副省长主动去见市委书记席鸣一，这是需要一定气量的。首先姜松岩得把级别、身份、面子这些一般人十分注意的东西丢到一边儿；其次，席鸣一是个另类干部，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姜松岩却偏偏登门拜访。一时间，这次拜访成了Z省政界的一大话题。

116 >> 第八章 诡秘人梯

精明商人叶弘想借柯易平之势，拉拢姜松岩。冥冥之中，他感受到二者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只是他搞不明白柯易平这个小科员到底是怎么与大省长姜松岩拉上关系的。

134 >> 第九章 兄弟同志

做干部最忌讳的就是个性，没有个性才是为官的稳妥之道。官场中，有个性的实干者最终往往落得个吃力不讨好、抑郁不得志的下场。姜松岩暗想，不知席鸣一的将来会是怎样。

145 >> 第十章 规避网祸

堂堂的宝川市环境保护局居然在儿童节这天被上访的人将牌子摘了，虽然警察马上将摘下的牌子追了回来，但“被摘牌”很快成为了网络上热炒的一桩新闻。这一下，宝川市政府上上下下着实忙碌了起来……

160 >> 第十一章 哀悼情敌

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就有“一人得道鸡犬遭殃”之事。姜松岩知道，就妻弟苏迪南的背景，所谓的“拓本遗失”是表面文章，这其实是他得罪过的人将矛头对准了苏迪南，算是对姜松岩的一种警告。

174 >> 第十二章 公关实质

夏觉在追悼会开始前对姜松岩说了什么，让他对夏中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是苏可可一直埋在心底压抑不住的好奇。苏可可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清原因。

194 >> 第十三章 踢爆隐情

姜松岩无力地回答道：“因为，我这么一个只有漂亮老婆毫无后台的人被夏中天赏识，平步青云；因为，在外人看来你到夏中天家帮他补习英语是借口，是送货上门；因为，官场上有潜规则，搞裙带关系是上位的好方法……”苏可可费尽心机弄清真相之时，才意识到“真相”本身多么可怕。

212 >> 第十四章 砖头碰瓷

相对于罗恭达和田铃，苏迪南和秋芬是烂砖头；相对于姜松岩和苏可可，罗恭达和田铃是烂砖头。苏可可暗想姜松岩这块景德镇的瓷，说什么也不能让罗恭达和田铃这样的烂砖头砸。

232 >> 第十五章 明买暗卖

想翻身、想上位是许多人生活中的一种原动力。柯易平自然也不例外，他有成功的信心，毕竟有姜松岩这么一个副省长做靠山，他的出头之日不会太远。

251 >> 第十六章 联姻奥妙

“联姻是你重新洗牌、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的机会。”苏可认真地说。姜松岩不是不明白这其中关系的利害，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卷入这无尽的纠缠。

266 >> 第十七章 孤军悖论

空降干部搞不好就成为孤军，即使没有当过兵的人也知道，打仗时需要空中和地面火力支援，需要强有力的大后方，左右翼也不能受敌。孤军则首尾难以相顾，很容易吃败仗。

278 >> 第十八章 裙带资本

战场是生死关系；市场是金钱关系；情场是性爱关系；家庭是血缘关系；赌场是输赢关系；还有，官场——那是绝对的裙带关系！

305 >> 尾声 关说

姜松岩问：“我们这是不是潜规则？你不害怕吗？”蔡来末妩媚一笑：“官场里不怕潜规则，就怕没规则。”

夫荣妻贵

1

苏可可有一句非常想说又不敢对外人说的话，这就是她成就了丈夫姜松岩，没有她就没有姜松岩今天的副省长位置。

在姜松岩还只是市委书记的时候，苏可可就对弟弟苏迪南说了这句憋在心的话。苏迪南没有忘掉姐姐说的话，五年后在得知姐夫姜松岩升任 Z 省副省长时，向姐姐祝贺的他，换了种说法表达这个意思。

苏迪南说：“姐姐，这是你的成功！没有你，怎么说也不会有姐夫的今天。”

苏可可听弟弟这么说百感交集：“是又怎么样，都说夫贵妻荣，谁又知道你姐姐的不容易，知道我为他到今天这步吃过多少苦？”

苏迪南说：“也确实只有家里人才知道姐姐的辛苦。”

苏可可交代弟弟，千万不要对外人这么说，也交代他不许在姐夫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那样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刚到 Z 省工作的姐夫压力挺大的。

2008 年末，中央从部委选派七名干部充实五个省份的领导力量，此为民间所说的“干部空降”。姜松岩名列其中，此前他身为环境保护部某司司长。在空降

的干部当中，姜松岩是最年轻，职务提升幅度最大的一位。

较早的时候以及国庆节过后，姜松岩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分别有一段时间不长的学习，这是中组部为他们所做的任职准备。那时候姜松岩还不知道自己具体的去向，苏迪南在环境保护部的网站上得知姐夫被免去司长后，吃惊地打电话询问情况。苏可可告诉弟弟，情况是好的。她不好说得太具体，情况好到什么程度，她和姜松岩都还不知道。

这个谜在一个多月以后被揭开，得知姜松岩是赴 Z 省任副省级领导后，苏可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知道 Z 省是经济发达省份，沿江临海，与老家所在的 A 省毗邻。她还是不好告诉苏迪南具体的情况，只说姜松岩是到了 Z 省，具体的工作还没有定下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知道姜松岩还要过一道坎儿，要等到 Z 省的人代会通过了，那时他的职务才真正算数，否则他还是一个省长助理。要知道，苏迪南倘若一高兴提前说出去，影响多不好。这时候，她有很多的担忧。

有意思的是，苏迪南很快从网上搜集到信息，得知姐夫是先当上了过渡一下的省长助理。他安慰姐姐，说姐夫的副省长任职绝对没有问题，省人代会只是走一下程序，就像当初姐夫到泊州市当代理市长时一样。

苏迪南不无遗憾地说：“姐夫要是回 A 省工作多好。”

“是啊，回 A 省多好！”苏可可似乎也有同感。

姐弟俩通电话的时候是在晚上，姜松岩在家里，他听见了苏可可的附和或是感慨，他眉头一蹙，有点不悦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苏可可看到姜松岩的反应，放下电话后对丈夫说：“其实，不回 A 省好。不到这个 Z 省来更好！”

姜松岩打量她一眼，问她为什么这么说？

苏可可说：“这些年随着你调来调去的，我被折腾够了，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带着情绪，她跑了开去。

姜松岩冲着她背后轻声说：“谁叫你当干部家属的？”

不知道苏可可是否听到他这句话，但她没有对他的话有所回应。

当干部家属就要承受这些，也因为这一点，许多干部对家属怀有歉疚。姜松岩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怀有歉意。

姜松岩的副省长任职很快就宣布了，就像苏迪南说的，几乎没有悬念。

此后不到一周，本该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姜松岩和苏可可竟然为一件小事闹得

不愉快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苏可可要在这个时候回老家平江市一趟，而姜松岩不同意。他说要回去可以但要在五一长假的时候，或者等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儿子放暑假后一道回去。

以前即便是在北京，苏可可说要回家就回家，姜松岩从来不打拦头板。这时候，他这么做，想必是因为任职刚下来，有许多的顾忌。苏可可不会想不到他的这层意思，却一定要回去。

苏可可有个特点，一旦姜松岩不由着她，就用不说话来发泄对他的不满。这样一来，姜松岩撑不过三天就会答应她的要求，顺着她来。当然，在这样的记录里苏可可没有让姜松岩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过分一点儿的也在他能够接受或容忍的范围之内。

苏可可故技重施，只一个晚上姜松岩就松口了，他同意苏可可回平江。不过，这次不是简单的妥协，他警告她以后再也不许搞死活不说话这招，要比以前更注意自己的身份，他交代道：“你现在是副省长的家属，看着你的人比过去更多了。”

苏可可只高兴姜松岩答应了她回平江的要求，对他的警告并不在意。她马上收拾东西，为回家做准备。她的行李很简单，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将姜松岩在她回家这段时间所要穿的衣服准备好，这是她的一项不可替代的家务或者是工作。

在他的衣服当中，衬衣是备得最多的，每周有五件可以换穿。牌子就两种：国外的是阿玛尼，国内的是雅戈尔；颜色就一种：白，亚光白，最多有隐约的条纹。这些衣服都是在洗衣店里洗的，衣领、袖口熨烫得整整齐齐。她喜欢姜松岩常年不变的着白衬衣，穿深蓝、蓝灰西服或者类似颜色的便装外套。在她眼里，这样的着装让人赏心悦目。尽管这是公务活动中常见的着装，普遍的色调，但由于她的倾心，姜松岩的着装是质地精良的，他的白衬衣永远是洁净的，每天一换。

苏可可第二天坐上了回平江市的直达快车。途中，她收到姜松岩两个字的短信：“低调。”

他是不喜欢发短信的，选择这种方式，是觉得短信比在电话里说要婉转一点儿，还是能够让苏可可记得牢靠一点儿？

可能两者都有吧。

苏可可的回复比姜松岩的更短，只一个字：“好。”

平江市在 A 省的腹地，从 Z 省省会云阳市直达的这趟快车，到达平江市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多一点儿。

苏可可从车窗里看到站台上接她的弟弟苏迪南，他也看到了她，随着还没有停下来的列车紧跑了几步。两年没有见到苏迪南，他的身体发福了，胖了两三圈。到车厢里找到苏可及时他气喘吁吁的。

苏可可没有多少行李让苏迪南帮着拿，又不想挤在人堆里出去，就让苏迪南在她对面空下来的铺位上坐一会儿。

她拍了拍苏迪南肩头，警告他：“你又胖了！我们家历史上没有你这么胖的人物。”

苏迪南笑呵呵地回答：“这都是闲的、没事干的后果。以后工作有担子了就会瘦下去。”

苏可可摇摇头，苏迪南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借机会找话题，谈他工作的事，让你知道他是多么不顺心。

苏迪南混得也确实糟糕，连单位的车都用不到，出了车站急忙站到路边去叫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听说是短途都不想跑，他只有不时地回头对苏可可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苏可可装着不在意，待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心想这样的情况要是被熟人看见多不好意思，副省长的夫人在路边等着坐破破烂烂的出租车，多丢人啊！

总算有一辆出租车愿意载他们，打开车门见脏兮兮的座椅，苏可可下不了决心坐上去。苏迪南推了姐姐一把，他怕已经显得不耐烦的出租车司机撇下他们。要知道，在平江市出租车是没有“拒载”这一说的。

平江市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县级市，为谕怀市所辖。平江市的火车站在郊区，车要跑十来分钟才到市里。

苏迪南不时地从前座上回转头来，介绍市区的一些变化。平江市的城市规划是在姜松岩手上完善的，他的“生态和健康城市”理念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使得平江市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简单地说，平江市很少有像周边城市那样的在基础设施上的推倒重来和修修补补

的事情。十年前，还在中央领导人位置上的龚老在平江市视察时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刚回过故乡的龚老，对泊州市城市建设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注重古城保护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便有了对姜松岩的评价和赏识。

坐在出租车里苏可可只对街上见到的人感兴趣，她聚精会神地看着窗外，偶尔遇到一两个熟人便兴奋得不行，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是回家了。

以往苏可可回平江市都住在妹妹苏怡怡家，这次住到了苏迪南家。她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要好的同学和姐们儿、妹们儿打电话。有一个人是苏可可最想联系的，可她就是没有打电话，她知道这个人马上就会得知她回来的消息，马上就会跑来找她。

苏可可离开平江近十年，与这些要好的同学和姐们儿、妹们儿的关系一直没有断。她们接到苏可可的电话都大呼小叫，高兴苏可可成了省长夫人，高兴苏可可还想着她们，有腿快的马上就跑了来。苏迪南的家里很快便宾客盈门，像过年，像办喜事一样地热闹起来。

苏可可的弟妹秋芬请了假在家，忙着招呼客人。来的人虽说是女流之辈，却都是平江市台面上的人物。秋芬从工厂里下岗后经苏可可活动，安排到市图书馆做管理员，有了一个事业编制的工作，来的人当中就有管图书馆的市文化局唐局长的太太。秋芬端茶送水的当儿对谁都讨好地笑一笑，巴结的样子毫不掩饰。她有她的算盘，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有事情找到她们。

苏可可瞟到秋芬的样子心里很不自在，极不喜欢她的小家子气，想这些人根本不值得给巴结脸色，顾着客人的面她不好说秋芬什么。

手机响了，苏可可看了看，没接，只顾着与眼前的人叙旧；再响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又是田铃的电话。”

听说是田铃的电话，边儿上人不吭气了，安静了下来。田铃是市委罗书记的太太。

苏可可接了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很响：“姐姐你回来了呀？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去接你。”

苏可可说：“我两腿好好的，哪敢惊动您的大驾？！打个车就回来了，平江市的交通建设还是很好的，很方便。”

“你看，你看，还是对妹妹有意见了。你要告诉我回平江来，我会到平江界的路边去迎接你，代表平江人民表示欢迎总行吧？什么……坐火车回来的，那

我开车上火车站的站台上接你。”

“我一个人回的，也享受你的政治待遇啊？”苏可可瞄了一眼刚进门的人，笑了一下，用右手示意自己接着电话。来人是苏可同学，在审计局做副局长，她轻手轻脚地到一边，和其他人低声地打招呼，像是参加会议迟到了。

田铃客气了一番后言归正传，说她老公罗恭达晚上要给苏可可接风，是私人宴请，务必光临。苏可可说吃饭就算了，回来最忙最苦的就是嘴，给个时间她要去拜访一下罗书记，给父母官请安。

田铃说：“姐姐你饶饶我，什么父母官，要折我的阳寿不成？我不打电话了，我马上过来。”

坐着、站着的一帮人听说田铃要来都要走，连刚进门的审计局副局长也说下午再来。

苏可可可不高兴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来个市委书记的太太吗？！她和我，和你们还不都一样？没有谁该有特殊化的地方。再说，当一辈子的官太太啊？”

听苏可可这种口气，一个妹们儿或者姐们儿马上涨了精神：“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也还是个干部家属。”

边上站着的秋芬脸微微红了一下，退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到她，话还是接着说下去。有人说：“苏可可，你做我们的太太官，有你罩着，我们就是在家也不怕了。”

有挑她话的马上接茬，“怎么，你在家还怕，还是被领导啊？没有自己提拔一下自己……”

跟着起哄的人都笑起来，苏可可也笑了，笑得矜持一点。在这一群笑声杂拉，像小交响乐团在调试乐器的女人中，她知道自己要有所不同。她们说的这些话里是有故事的。她不去探问，她觉得自己真的和过去不一样了，身份会给人许多制约和改变。

尽管这样，当田铃来的时候，一帮人还是脚底抹油找借口溜了。

苏可可和她一番寒暄后说：“田铃，你大概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到我这里来的人听说你要来，都忙不迭地走了。”

田铃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要说怕我，不太可能。一定都是从班上跑出来的。否则这样干吗呀？”

苏可可拿出送给田铃的礼物，一枚紫色花朵造型的 SWAROVSKI 水晶摆件。田铃接过去就表现出爱不释手的样子，将这块水晶对着亮光左看右看，说真是玲珑剔透，感谢她的精心和周到。苏可可说：“当然，送你的嘛，特地在王府井施华洛世奇旗舰店挑的。”

在北京的时候苏可可喜欢逛大卖场和品牌店，手痒的时候多，看到好的东西就想买，买下来把玩一阵儿觉得没意思了，就想着送人。当然，也不是随便送的。这次回来给田铃一件好一点儿的，给妹妹两件还可以的，给秋芬的那件就稍差一些。

秋芬给田铃沏了茶战战兢兢地端过来，苏可可看她那个样子又有点儿难受，也正好借她婉拒田铃。她说秋芬一大早就去农贸市场买了鸡鹅鱼鸭，还做蟹粉狮子头，把手指都划破了。

田铃见秋芬手指上果然缠着一块湿乎乎的创可贴，她口气有困惑，也有一点儿爱怜地说：“这些东西哪是在家里做的？”

“你看，秋芬都忙成这个样子，我是不是该在家里吃饭？要不你留下来尝尝秋芬的厨艺？老罗要是能够一起来更好，我们热烈欢迎，让他与民同乐一回。”

苏可可看起来是与田铃协商，其实是拿了主意给田铃。

这么一来，田铃否也不是，从也不是，她感到了为难。

“姐姐你说，这请客的人客没有请到，倒被客反请了，罗恭达不把我头骂臭啊？”她很快想出办法，“要不这样，秋芬做的菜都下冰箱，放不下就给我现在带回去。你和你弟弟一家都到我们那里去。反正都是家里人，就这么定了。我到点儿来接你们。”

田铃话说完就找了个要急于去单位的借口，她这是怕苏可可再说出什么拒绝她的理由来。

一会儿罗恭达打来电话，请苏可可晚上一定光临，“你，我请了。拜托你约一下你弟弟、弟妹。是不是要我亲自和他们说一下？”

对罗恭达可不能像对田铃，苏可可必须区别，她连声说：“不用，不用。我让他们去，一定去！”

接完电话，苏可可将在厨房里忙活的秋芬叫出来，让她做些简单的饭菜中午吃一下就行，晚上把放学的孩子送姥姥家去，三个人一起去赴罗书记的宴请。

苏迪南接苏可可回家后又去上班了，中午回来后听苏可可说罗书记请客，马

上说他妻子秋芬就不去了，抱怨秋芬那个样子捧不上台盘。

苏可可听了苏迪南的话恼了，数落他也顺便带了秋芬：“你以为你上台盘啊？你们两个是一个极左，一个极右。你太高看自己，秋芬则把自己看得低得不能再低。要是中和一下就好了，那样就不要我千里迢迢地赶回来替你们操心了，是不是？”

母亲在世时苏迪南与苏可可顶撞是家常便饭，母亲去世以后不敢了，学乖了，他连说“是是是”。

苏可可交代苏迪南和秋芬，晚上在饭桌上尽量不要说话，做到不卑不亢。她问苏迪南有没有将那份《整合文化资源，拓展文化产业》的建议书寄给罗恭达，苏迪南说早寄了，十五页纸一张也没有拉下。苏可可说那就好，再关照苏迪南，罗书记不提这件事就不要说。

苏迪南纳闷：“这岂不是错失了难得的机会？”

苏可可有点儿恼怒，“你怎么拎不清呢？并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宜谈你的事，难怪你一个文管会下面的小办事的做了四五年没动静。”

晚上田铃乘了市政府的丰田迎宾面包车来接苏可可和她弟弟一家。

晚宴上罗恭达果然只字未提苏迪南建议书的事，田铃很会搞气氛，饭桌上推杯换盏，叙旧表新，倒是其乐融融。苏迪南和秋芬也没有明显的不自在和不当之举，但一桌罗恭达特意安排的家乡土菜却让苏可可吃得不是滋味，其原因是泊州、北京和现在的云邑市的生活让她的口味变了。对于这一点，姜松岩无可奈何地说过，她是口味变得复杂了起来。

结束后田铃说时间还早，邀苏可可去喝茶。苏可可知道这一定是罗恭达的安排，还有后戏，就让苏迪南和秋芬先回家。

罗恭达的秘书安排了一处僻静的茶楼在等他们，坐下后罗恭达的话明显地比在饭桌上多了，神态也放松了不少。

罗恭达是姜松岩离开平江市以后从外地调来的，但他对姜松岩在平江的政绩如数家珍。他感慨，姜松岩要是回A省就好了，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姜副省长这样的领导。”

苏可可说：“李书记和彭省长是希望姜松岩回A省的，彭省长和姜松岩在中央党校做过三次同学，平时联系很多。李书记和姜松岩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罗恭达说他知道，李书记是龚老重用的干部，而姜松岩是龚老极其赏识的。

田铃说：“我现在就盼星星、盼月亮，盼有龚老这样的贵人在罗恭达的面前

出现。做干部就像爬台阶，哪是一级级地爬上去的？非坐电梯，坐直升飞机，或者火箭不可。”

苏可可岔开话，说姜松岩在 Z 省的工作担子很重，又人生地不熟，她都替他担心死了。

罗恭达笑了笑，说苏可可有所不知，空降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过去的钦差，虽是副手但没有人不顾忌他，谁都知道他是直通中央的，比别的副省长更能做主。中央派他们下来通常是加强某方面工作的。

田铃插话说：“空降干部都被指派在有实权、有特权的岗位上……”

罗恭达看了田铃一眼，这种眼神苏可可再熟悉不过了，姜松岩对她也经常用。田铃马上就给自己踩了刹车，不再说什么，以倒茶来掩盖自己的尴尬。

委婉地，罗恭达问到姜松岩分管的工作。苏可可说她具体的也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他负责城建、交通、环保、能源、安全生产和沿江开发什么的，下面好像还有水务什么的一串儿工作，她都不想去细问，反正与她不相干。

罗恭达说：“姜省长真是实力派，分管的都是重要工作，平江市以后要仰仗姜省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希望他能够对家乡多有关心。”

苏可可代替姜松岩表态，说家乡的事一定是头等大事，重中之重的事情。只要能够做到的，姜松岩会不遗余力。

罗恭达说平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苏迪南就是一个很有想法能干事情的人。他收到了苏迪南的建议书，想让苏迪南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苏可可赶紧说：“迪南书生意气，只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还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举动，这么为难罗书记。”

罗恭达说：“他的建议很好，你告诉姜省长，我举贤不避亲，要破格使用他。下面只要公示不出问题就行了。”

苏可可一副为难的样子：“姜松岩要是知道这件事，肯定认为是我找罗书记要照顾了。”

罗恭达欠了欠身子，爽快地说：“你让他来怪罪我好了。”

临结束，罗恭达要了姜松岩的电话号码。他和田铃一起将苏可可送到苏迪南家楼下。

苏可可上楼后苏迪南家的门就打开了，开门的苏迪南说秋芬一直站在窗前等着她回来。苏可可打开包，看看姜松岩有没有给她静音状态的手机来电话，一看

没有，就告诉苏迪南她与罗恭达喝茶的情景，告诉他调整工作的事差不多了。

苏迪南想去市旅游局当个副局长，姐姐出马，这么简单的一个回合就有结果了，他有些不敢相信。

苏可说：“提个副局长在市委书记手上算什么事啊？你姐夫提拔的人你数都数不过来。要是在泊州，哪要我劳心费神地帮你出主意，还亲自出马？早就有人替我办了。”

苏迪南说：“我看还不如将我们一家子迁到泊州去，最好是去 Z 省，倚着大树好乘凉。到人家锅里来捞，就怕只有稀的，还要看人家的脸色。”

苏可说苏迪南真会顺杆爬，竟然想到泊州市去，到处搬家有什么好的？她感慨地说：“这些年，我被折腾死了，就想在什么地方安定下来。”

3

接下来的两天里田铃一直陪着苏可，拉着她在平江市最高档的女子养生馆做保健和美容。田铃知道，平江的条件和北京以及 A 省的省会云阳市是不能比的，心虚的她就口口声声地说是带苏可逛养生保健的大排档。

田铃的殷勤苏可是理解的，她不是没想过田铃和罗恭达的用心。人家一个市委书记的太太，在平江市也是呼风唤雨的人，低下身段来讨好她，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她认为这是作为官太太所必须具有的“懂事”，基层干部家属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要知道，当年姜松岩在下面的时候她也充当过此类角色，要不她苏可今天回平江怎么会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觉。现今官场上重要的就是编织关系，网罗亲信。山不转水转，姜松岩要是哪一天回 A 省可就不是副省长，而会是省里的主要领导。或者，姜松岩再被提拔，回北京去……那是苏可不敢往下想的。近一段时间，她上网最热衷的就是搜一些省部级以上，甚至是国家领导人的简历，将姜松岩的简历在某一位名下套一下，觉得怎么看也还像那么回事。

苏可这次回平江主要是为弟弟工作的事，罗恭达在茶楼的一番话，让她觉得苏迪南的事情是不成问题的。她想，这种事你罗恭达不办，赵恭达、宋恭达大概会抢着办。就是苏迪南也知道，他还有泊州市、云阳市可去，所谓条条大路通